

午後陽光

人生憑闌處

童心

那一年冬天，疫情尚未過去。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的黃校長找到我，想要我做「陪練」——幫助他練習普通話。「我認住要講多啲。」他的眼神誠懇又明亮，令我不忍拒絕。於是，就約定下來每個星期四的下午4點到5點，我們「一起講好普通話」。第一次上課時，黃校長又帶來了他的好朋友、培英中學的俊賢校長——一個風度儒雅、說話笑吟吟的中年人。

其實，我心裏還是很忐忑的。畢竟，幫助校長們說好普通話，不太可能用傳統的「初級入門」方法，比如先讀準漢語拼音，再弄清調值，然後再念準詞彙。還記得第一次課上，我準備了100多張名片，讓兩位校長以「我是……」開頭，把名片上的信息用自我介紹的方式講出來，大家開心極了。他倆感慨地說，到內地去交流經驗或是宣傳招生，首先都是要介紹自己，也要能聽懂別人的學校、職務等信息，「這樣學普通話，既實用，也開心。」

冬去春來，俊賢校長邀我去他的學校參觀，還參加了校慶等幾場活動。他並不是一個話很多的人，但交流起來，總是格外的暖——他會記住我在參觀校園時的細節，事後精心地把帶有學校徽章的小紀念品寄給我；他會和我講起粵語流行歌曲的創作，並鼓勵我也不妨試試……這一年有些忙，見面不多，但我偶爾發消息給他時，總會說起他給我的感覺是「春日暖陽」。他覆我：「那時候上普通話課，你每次都會讓我背對着陽光坐下，一邊上課，一邊曬太陽，冬天裏最舒服的感受了。」——我想起來了，那年冬天上課時，會議室的落地窗，午後的陽光的確很美。

原本的陌生人，能成為惺惺相惜的朋友，大概是因為性情裏都會有一些午後陽光吧！



他鄉港聲

梁家信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信而有征

劉征

很久前就在看泰劇。畢竟，如果你不想過度思考，或者一定要讓一切都顯得正兒八經，你就只好去看泰劇。因為泰劇從來都是感覺至上的。即便到了今天，泰劇也想講點別的，但它依然大致談情。我們可以看到，一對青年男女如何莫名其妙就喜歡上了對方，然後緊接着是一大堆的狗血故事。令人驚訝的是，這些雞飛狗跳當中的愛情好像更濃郁了，它因此呈現為痛苦、思念或背叛。以至於，你不得不感動於這一整套的故事。

其實，這種感情早先並不稀缺，從東方到西方，言情有段時間是當之無愧的主角，現在卻已經鮮少看到。內地的愛情劇，說是談情十之八九倒是在談別的。各種深刻的反思被統統納入故事，令每一部電視劇都正正經經，冰冷刺骨。至於談情的美劇，更像從來都沒有過真正的愛情，要麼是溫情的家庭倫理片，要麼是性慾催動的慾望片。你想要一點立體的愛情是難得的。

其實，倒不是一定要通過貶低一種類型來抬高另一種類型。實際上，它們簡直沒

心窗常開

潘明珠

一年一度的大型圖書嘉年華——香港書展將於7月15日開鑼，每年不少家長都興奮地告訴我，會帶孩子們去書展，最喜歡可以隨意看、隨意選，我舉手贊成他們的行動。我說：「能把去書展的活動當作一次重要的家庭節目，這就是建立書香之家的好行動，如果香港的家庭都這樣做，就給香港成為一個書香之城邁進大步了。」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今年香港書展的主題是「文創傳承·旅悅人生」，希望大家喜歡旅行和快樂閱讀，享受一個賞心悅目的人生。這屆書展有超過200本文旅相關的推薦書目，除了可於不同書商的展攤選購心愛的圖書外，還有許多文化新書分享活動，選擇多多。文友金鈴就帶着她新書《讀心旅行》，分享她出道25年寫旅遊文學的經驗，從四國幸福地圖，到西安千年回望，再攀上奇幻地域……

相信每個人打開一本好書，就有如打開一扇通往美好遊歷的隨意門，將會有奇妙的發現。潘金英和我將於「香港文學館」分享主題「高密莫言·香港文心」，暢談我們高密的文旅見聞和閱讀感悟，歡迎大家光臨互動交流，我們特意現場送新書予讀者啊！

高密，這個莫言的家鄉，被稱為紅高粱紅土地，春天紅高粱的麥苗原來是青

旅悅人生 書展行旅

綠色的，有人還誤會那是韭菜哩。當地人說，當秋天高粱成熟了時，就會看見一大片紅高粱在風中像翻浪似的海洋，讓人瞬間體會到一種大自然神聖的儀式感哩。

高密這文學高地，真有許多美景美事值得分享呢！我們同時會分享散文集新書《聯袂·英明文萃》，並贈書送給現場讀者們。高密東北鄉作協主席筆嘴老師於發布會上這樣點評：「今天是個好日子，我和來自香港的潘金英、潘明珠姐妹共8本新書，此時在高密這裏共同發布……8本書8個不同世界，都裝着同一樣東西：我們對文學滾燙的心……潘金英、潘明珠姐妹的《聯袂·英明文萃》，我讀後深受觸動。她們從香港的繁華都市寫到天涯海角，筆觸細膩而遼闊。她們寫城市，我寫鄉村；她們寫現代人的孤獨，我寫傳統人的堅守。雖然視角不同，但我們都在追問同一個問題：人應該怎樣活着？」

這就是文學的力量：跨越地域，直抵人心。



●香港書展海報

作者供圖

戒之在得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本文見報之日，世界盃足球賽四強已經誕生。4年一會對球星和球迷來說或有「恍如隔世」之嘆，每次都重演新舊交替的悲歡離合。史上只有3人六度亮相於世界盃決賽周，這就要在高競爭的賽事馳騁20年。撇開墨西哥門將不是必然主力不計，真正的長青樹是兩位球王級的頂流球星，即是美斯（Messi）和C朗（Cristiano Ronaldo）。

有香港網民借用古龍小說《絕代雙驕》形容十多年來競逐「史上最佳」（Greatest Of All Time，英文縮寫為GOAT，英名單字解作山羊）名號的兩大球王。自2008年至2023年，兩人合共得過足球界個人最高榮譽的金球獎共13次之多（美斯8次、C朗5次）。他們有幸遇上足球執法更保護優秀球員的年代，粗野的攔截會立刻招致紅牌驅逐離場。許多前輩巨星因經常被對手踢傷而致提早退休，沒有「絕代雙驕」那麼幸運能夠有超過20年的戰績。

網民很喜歡暱稱C朗為「CR7」，前兩個英文字母是C朗常用名姓的縮寫，7號球衣則是他多年常用的幸運號碼。潘某人一

看，暗叫「大吉利是」，這個7字放在CR後面，驟眼看來極似「哭泣」（CRY）。這回年逾40的C朗在「誰是山羊」的惡鬥經已敗北，又再哭一回。C朗雖然出色，但是離GOAT還有相當的距離。國際球迷的評價，認為他擠不進前十之內。

又見C朗灑淚，遂想到《論語·季氏》的：「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許多人誤會以為「血氣方剛，戒之在色」，乃是未讀原典之過。40歲出頭在別的領域不能算老，但是在足球場上恐怕只能踢場所謂「衛生波」了。「得」在這裏解作貪得無厭。C朗貪求自己登上那達不到的最高峰，恐怕餘生都要鬱鬱不樂。

《風俗通義》有個小故事，話說有人騎着駿馬，跑起來引得觀者頻頻喝彩。人馬都極得意，越加狂奔，最後快馬力盡倒地而亡，騎者亦跌了下來，哭問馬兒因何猝逝。剛好有一老者（代表有智慧之人）經過，說道：「殺君馬者，道旁兒也！」這個故事的教訓，用在C朗身上也合宜。如果「C粉」沒有盲目溢美，當事人或不致於過度高估自己至今。

落葉的創作藝術

掬袖乾坤

余似心

黛玉葬花傷春悲秋，很多人都說過於善愁。日出日落、花開花落是大自然的自然循環，與其為失去而傷感，不如珍惜當下，在花開燦爛時細意欣賞。

別說落花可惜，遍地枯葉也讓人不忍。地上有些葉子仍然飽滿、色澤翠綠，或紅彤彤的、橙澄澄的，漂亮堅挺。它們在生命走到了盡頭之時，以最佳的狀態去為自己完成責任畫下句號，也是值得欣賞的。

我最近行經的公園，雖然是炎熱夏天，仍見一些葉子落下，不少落葉的形態依舊十分漂亮。我不禁拾起當中較特別的，取起來準備和友儕以葉子來創作藝術。

葉脈紋理各有不同，粗幼有序，自有其軌跡，是大自然的引水管。我逐一將之清洗乾淨，好好利用。用樹葉作藝術創作方式有許多，最傳統是用作書籤；有人會將樹葉下滾水煮，然後把葉面刮去，剩下透明的樹脈，製成如網狀的書籤，只覺這種去皮剩骨的方式有點殘忍。

最簡單的拓印樹葉方法，是在樹葉背面塗上較厚鮮艷的彩色顏料，可以用快

乾的塑膠彩或水粉彩。然後放在黑色的畫紙上，隔着紙用滾輪或印刷用的馬達，滾過葉子，以把顏色印到畫紙上，這樣便可簡單地把彩色的葉脈印到黑色畫紙上。創作時可以塗上漸變色或對比色彩，同一葉子用過後也可以清水洗掉顏色，塗上別の色調再拓印。亦可層層疊疊，一片又一片樹葉以不同顏色鋪上，令畫面豐富多姿多彩，樹葉的紋理會被發揮得淋漓盡致，輕輕鬆鬆地便創作出一幅七彩奪目的樹葉畫。

又可以在大片的樹葉上畫一幅有故事的圖畫，製作花枝、動作和人物玩意……一片葉子可以創作的題材實在太多，為落葉留下趣味盎然的餘生！



●以落葉彩色拓印的藝術創作。（Wendy作品）

作者供圖

AI嚼饅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最近刷社媒經常被氣笑。評論區裏一堆人要求AI幫忙「總結這篇帖子的主要內容」。如果說帖子是條不容易精準拖拽速覽的10分鐘視頻，這事兒勉強可以理解；但對於一篇可能只有五六百字，甚至不過幾張截圖配文的帖子，也依然有人要求AI摘要總結一下，這就有點荒誕了。已經夠碎片化的文字，還要再進一步榨成所謂「乾貨」的渣滓，現代人閱讀文字的能力到底退化成什麼樣了？

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時代以來，越來越多人拋下書籍，患上「長文恐懼症」不是新聞，但當這種恐懼蔓延到連閱讀一篇帖子都要讓AI把饅先嚼一遍時，就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懶」字可以概括，而是人類精神集體退化了——主動向算法繳械了。

可能有人不服，說如今資訊爆炸、標題黨橫行，用AI來當過濾器——先看摘要，有價值再讀原文，沒價值直接滑走，這難道不是一種高效的現代生存智慧嗎？但問題在於，當「高效」成為唯一的評判標準，閱讀的本質就被徹底異化了。

因為閱讀從來都不是一個單向接收代碼的過程，它需要時間的留白，需要讀者在字裏行間調動自己的經驗、情感與邏輯去進行二次構建。當人們把這份「閱讀的勞動」外包給AI時，人們實際上是在外包自己的大腦。

AI按照「摘要」要求餵給我們的，是剔除了所有情感、修辭、伏筆和語氣的「數字殘渣」。它會告訴你這篇帖子講了一個什麼故事，卻無法傳遞文字背後的顫抖、諷刺或溫暖。我們以為自己用最短的時間獲取了最多的資訊，卻不知

自己正變得越來越貧瘠。我們的大腦在長期的「速食餵養」下，文字耐受度已經退化到了極致，總吃嚼過的饅，最終就會失去咀嚼正常食物的能力。

至於為什麼連幾百字都讀不下去了？那是因為在社交媒體的機制下，人類都成了「多巴胺難民」。

平台背後的工程師們用最精密的算法，將內容拆解成一秒鐘就能觸發一次刺激的短影音或精美圖片。人類的注意力時長在這種持續的、高強度的微小刺激下被無情地切割、壓碎。在一個習慣了「3秒內必須反轉、5秒內必須給出爽點」的環境裏，任何需要超過一分鐘專注力的純文字，都像是一場漫長的苦役。

人們對文字的抗拒，本質上是對「延遲滿足」的極度焦慮。人們渴望立刻得到結論，渴望馬上知道「這對我有什麼用」。AI課代表恰恰迎合了這種功利主義的心理。它把豐富的、動態的生活經驗，粗暴地簡化為一二三的教條。

當我們連閱讀一篇日常帖子都要依賴AI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已經失去了與複雜性共處的能力。我們無法容忍鋪墊，無法理解曖昧，更無法承受邏輯的曲折。

最後，當AI成為人類與世界之間的「中間商」時，我們的思想將被二度格式化。因為AI的總結是基於概率與模型的，它天然傾向於抹平稜角、消除爭議，將其轉化為最符合主流、最四平八穩的語言。我們也不再有獨特的誤讀，不再有偶然的靈感迸發，因為那些「雜質」已經被AI作為無用資訊過濾掉了。當成千上萬的網民每天只閱讀被AI篩選、提煉過的內容時，公眾的思維模式將不可避免地走向高度的同質化。而這，是更深層的危機所在。

大致言情

有絲毫的可比性。就好像天氣，泰國的愛情劇十分炎熱，男女主角常常情緒飽滿地互相撕扯着。就好像現實世界被各種並不是發自於真情的東西所綁架而令這件事並不重要，泰國的愛情劇始終保持情緒化的基調。有人因為一次一夜情就愛上了對方，或者即便被人陷害，懷上對方的孩子，甚至不知對方是誰，這電視劇居然也能讓他們再度重聚，就好像他們是命中注定要成為彼此的唯一。那孩子早來到人間，只是為了預示這個結果。

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這種甜甜的戀愛就在劇集的世界裏消失了。如若你要在影視劇中去尋找愛情，你只好去翻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老古董。然而，那又是不過癮的。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它們粗製濫造，劇情、節奏和一切的一切都十分陳舊，即便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不能從中得到快樂。

看泰劇不會有這種感覺，儘管他們依然關注情感，圍繞情感塑造故事，並冒着過時的風險。但是你知道神奇的地方在哪兒嗎？他們竟然在拍攝這個古老議題的時候，沒有絲毫勉強的意思。他們是真的沒

有「進步」。

泰國的愛情劇是甘願地、渾然天成地留在過去。然而它卻也是新的。這些劇的年份是新的，劇裏的時代是新的，所有的技術、鏡頭的語言是新的，但故事是舊的。這就避免了讓你在無愛情劇可看的情況下，只能去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瓊瑤劇。那是絕對看不下去的，甚至有些劇情令人覺得可笑。無論如何，你不得不承認，人的喜新厭舊就是一種本能，這種反應是一切前進當中漸漸無法適應過去的總淘汰。

這時候，就真的需要一種永遠也不會變的東西以證明一種留存。在這個東西裏，你看不到時間的流連，即便世事變幻，但總有不變的。泰國這些言情劇，就是那亘古不變的敘事。它們試圖把人的情感戲劇化，用各種傳統來加強這一主題，而不是去削弱它。這份愛情讓我們感覺到生活，這份熱鬧也是。就好像什麼都可以變，但生活是不變的。而且，這個不變恰巧是人身上的情感在日常生活中的正面流露。這時候你就不得不問一句：從什麼時候起，情感不再是豐富立體而讓普通人熱愛的情感，變成了各種偏執者的專屬呢？